



姓名：劉斐玟

學歷：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人類學博士

現職及經歷：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學人

美國 Colgate University 社會暨人類學系訪問助理教授

美國雪城大學人類學系兼任講師



著作名稱：

1.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Fidelity and Fertility: Nushu, Nuge and Peasant Women's Conceptions of Widowhood in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0(4): 1051-1084, 2001.
2. 書寫與歌詠的交織：女書、女歌，與湖南江永婦女的雙重視維。《台灣人類學刊》1: 1-49 (2003)。
3. From Being to Becoming: Nushu and Sentiments in a Chinese Rural Community. *American Ethnologist* 31(3): 422-439, 2004.

中文簡介：

女人過去受壓迫 世間並無疼惜人
 只有女書做得好 一二從頭寫分明……
 做出好多書紙扇 章章句句血淋淋
 好心之人拿起讀 沒個不說真可憐
 鬼神若能拿起讀 未必讀了不淚流
 草木若能拿起讀 未必讀了不傷心
 干戈若能拿起讀 擾得世上亂紛紛

第一次讀到這則作品，內心澎湃。令我感動的是這股驚「草木」、泣「鬼神」的文氣，並非出自士人之手，而是農婦之筆。這些農婦並不識漢字，但卻自行發展出一套書寫系統，也就是「女書」。這些婦女是誰？她們為

什麼要自創婦女專用的文字？在中國，寫史記事向來由儒生與官紳把持，一旦農村婦女手握春秋之筆，她們會如何勾畫生命情境？

待窺其堂奧，才發現女書的特色不僅在於它是「女」書，更在於此「書」並非默讀可以致知，而賴唱誦傳遞音聲。這一結合書寫與口語的表達方式，不僅使得女書與當地的女歌傳統，形成若即若離的依存關係，也使得女書的理論意涵由性別擴及到表意的範疇，進而啓發我建構「表意深度」的分析視野。

「表意深度」旨在處理人類發聲活動的幽微與深蘊。發聲行為涉及音聲的內容與傳達音聲的媒介。就內容而言，音聲涵蓋的不僅是認知，也涵蓋情感、道德，與美感；媒介指涉的不僅是口語與書寫之別，更及於曲音、文辭、文體，乃至展演等形式的交錯運作。換言之，音聲與媒介各有其多元性，音聲的多元性與媒介的多元性，進而交乘出複雜且環環相扣的表意網絡。值得注意的是，多元性這一概念蘊藏三層理論內涵：(1)表意利基，亦即每一表意媒介各有其勢力範圍，此所以不同的音聲需藉由不同發聲媒介來搭載；(2)同時性，亦即在任一發聲活動中，發聲人可能同時運用多種不同媒介傳送多重訊息；(3)權力指涉，也就是同一發聲活動中所傳達的諸多音聲不定然相互唱合，而有可能爭奇鬥豔，相互制衡；且此一差等性不僅存在音聲與音聲之間，實則亦是不同表意媒介之間關係的寫照，有些媒介(如書寫)釋放的音頻亮如宏鐘，有些(如歌詠)卻遭冷落，甚至聽而不聞。將此一網絡結構以「表意深度」

為名，即為凸顯不同音聲與不同媒介各有其不同的曝光度，不同的曝光度進而揭露音聲與表意媒介的權力指數；媒介與發聲所織緯的表意網絡因此不僅是文化，社會(如性別、階層)，與政治權力的結構化產物，它本身也是一個角力的過程，是發聲人的內在主體性與外在結構力相互拉鋸的場域，也是自我與他人彼此相互建構的空間。此一過程、場域，或空間所呈現的眾聲，難免喧嘩難辨，甚至玄機暗藏，但都是當事人的情意音聲，所以必須一併考量，化零為整，視之為一孕育、化生種種可能的母體，如此才能體悟人性與人情的幽微、深沈，與內在動力。

本人提交的代表作，即分別從性別、情感，以及表意利基三點切入，藉以呈現音聲與表意媒介相生相制的結構關係：

刊登於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001) 一文，以寡婦的守節與再嫁為例，比較女書與江永地方志在史筆和敘事觀點上的差異。貞節與後嗣乃中國傳統社會的核心概念，但就寡婦而言，這兩個概念卻隱含矛盾：在嚴禁婚外情的前提下，無嗣寡婦想要養兒防老的唯一出路，就是再嫁；如不再嫁，何來子嗣？本文即是探討寡婦面對此一兩難時，如何運用現有資源，謀求出路。守寡未必受到貞節觀念的驅使，再嫁也非意味著不貞；更何況，農村婦女對貞節的定義也可能異於士大夫。除貞節觀的考量，農民的守寡與再嫁還涉及經濟壓力、娘家的態度，以及寡婦與夫家的互動關係。此一論述與地方志所呈現的節婦形象大相逕庭。其間差異，一則是男

女視野不同所致；二則與表達該視野的媒介屬性息息相關。透過女書與方志的對照，本文一則凸顯僅依官方文獻或仕人史筆為分析材料可能造成的偏失，二則呼籲重視民俗資料(如女書)揭示民間觀點的價值；三則強調任何材料皆是文體(表意媒介)與觀點(音聲)運作的產物。

至於《台灣人類學刊》(2003)一文，則是透過女書和女歌的探討，提出表意利基的概念，說明文字與口語兩者之間，各有其適合載乘的音聲，也因此投射了當事人看世界的不同視維。這兩個不同的視維或有重疊，但也有其無法相互取代的獨特性。文字書寫穿梭於時空之中，口語歌詠則游移於禮法與權力結構的內外。在書寫與歌詠的交織下，呈現的不僅是自我在時間與空間中的轉圜、置換，更是一己與社會相互主體性的建構，以及情思與禮法之間的糾葛、妥協。

刊登於 *American Ethnologist* (2004) 一文，則是以女書的「訴可憐」為主軸，一則呼籲正視情感在人類心智活動中扮演的角色，二則在理論上，開展情感人類學的分析



圖一：女書

視野。本文提出情乃「能量」的觀點，進而揭示情感的雙重意涵：(1) 反映當事人的個人處境與社會情境；(2) 轉化該處境加諸於個人的侷限性，協助當事人建構不同向度的「我」，並在不同的「我」中穿梭或尋找安定身心的避風港，以超越現實困境。

對江永婦女而言，傳其音聲的工具除了文意、情感、書寫和口語等媒介外，還包括文體、展演、曲調、述說、修辭，情境化等形式，這些都將是本人希冀更上層樓的領域。假以時日，希望表意深度的理路能裨益吾人對二十世紀農村婦女群像與個貌的深刻理解，同時也為記錄婦女生命史的女書做一見證；更重要的是，期能對人類實存的心與性、情與理，思與言提供反思的空間。

評審簡評：

劉斐玟助研究員三篇代表作分別發表於國外的人類學和亞洲研究和國內人類學的主要學術期刊。作者多年來從事女書、女歌研究，在國內外重要期刊發表，在國內人類學家中表現極為特出。她利用1980年代在湖南發現的女書與女歌，由此採訪彰顯地方志上以儒家男性官僚紳士為中心的大傳統之下，所忽略的農村女性在守寡之後所面臨的痛苦、抉擇和感受。她的研究對人類學的研究至少有三項貢獻，一、開拓了中國性別研究的新領域；二、呈現了不同階級的生活表現與生活差距；三、以感情的表達為分析之主軸，在近年來人類學家日漸重視情感的研究趨勢中，將成為重要的參考文獻。